

中國文化對日韓越開國傳說的影響

朱雲影

—中國文化圈之歷史的研究(十五)—

一、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遠在三千年前，文物制度已粲然大備。當時東亞各國都還處於草昧未開的狀態，後來因接觸中國文化，才逐漸開化，建國。這不是中國學者的私見，也是各國學者公認的事實。如日本江戶時代史家林鵵峯說：

『就想泰伯至德而基我王迹，箕子有仁以開彼(朝鮮)土地，均是先聖之所稱也，共曰東方君子國者，不亦宜乎！中華姑舍是，六合之內，守綱常之道，仰文物之化，未聞如本國及朝鮮者，豈非泰伯箕子之遺風哉？』(原文) (註一)

韓國李朝史家涵虛子說：

『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豈不信哉！』(註二)

越南陳朝史家黎崱也說：

『南交，唐虞聲教所暨，以迄於今二千餘年，是宜聲名文物所尚，近乎中國。……』(註三)

可見日韓越史家都一致自認各國之開化、建國，是由於薰沐中國文化的結果。

我們從日韓越各國的開國傳說中，也可看出中國文化給與各國的複雜影響。王國維古史新證說：

『傳說與史實，相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緣飾；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爲之素地。』

所以一見荒誕的傳說，只要加以精密的解剖，便不難發現其中或有多少歷史的成分。茲試就日本的神武開國傳說、泰伯後裔傳說、徐福東渡傳說，韓國的檀君開國傳說、箕子開國傳說、高句麗建國傳說、百濟建國傳說、新羅建國傳說，越南的鴻龐氏傳說、安陽王傳說，分別加以檢討。

二、

(甲)神武開國傳說：

日本記載傳說最早的典籍，是古事記及日本書紀二書，前者成於元明天皇和銅五年(七一二)，後者成於元正天皇養老四年(七二〇)此外，古語拾遺(八〇七)及舊事本紀(註四)，也不無參考的價值。這幾種古典，成書都在漢字輸入三四百年後，漢學已經相當發達，所以其所記載的遠古傳說，無論內容或形式，都染有中國文化的濃厚色彩。如日本書記開頭記載天地開闢的傳說云：

『古天地未剖，陰陽不分，渾沌如雞子，溟滓而含牙（芽）。及其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淹滯而爲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原文）

這是抄襲淮南子叙真訓的：

『天地未剖，陰陽未判；』

和淮南子天文訓的：

『天墜（古地字）未形，鴻鴻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大昭。道始於虛霫，虛霫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古事記的序文也談到天地開闢的情景：

『夫混元既凝，氣象未效，無名無爲，誰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參神作造化之首，陰陽斯開，二靈爲羣品之祖。所以出入幽顯，日月彰於洗目，浮沈海水，神祇呈於滌身。故大素杳冥，因本教而識孕土產島之時；元始綿邈，賴先聖而察生神立人之世。』（原文）

舊事本紀卷一神代本紀，亦記有天地開闢的傳說：

『古者元氣渾沌，天地未剖，猶雞卵子，溟滓含牙（芽），其後清氣漸登，薄靡爲天，浮濁重沉，淹滯爲地。所謂州壤浮漂，開闢別割是也。譬猶游魚之浮水上，于時天先成而後地定。』（原文）

上述各項記載，一見便知皆出自中國古典，除淮南子外，松岡靜雄在所著紀記論究神代篇（註五）中，並曾舉出下列各書：

〔三五曆記〕『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在其中，一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

〔河圖括地象〕『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

由此可知日本天地開闢傳說中的思想，都無非中國陰陽思想的複述。

日本古籍在記載天地形成之後，接着描述神的出現，先後出現的，有下列諸神：

〔別天神五柱〕御天中主尊——高皇產靈尊——神皇產靈尊——宇麻志阿斯訶備古比遲尊——天之常立尊

〔天神七代〕 國常立尊——豐雲野尊——〔宇比遲爾尊〕——〔角材尊〕——〔意富斗能地尊〕——〔阿母陀流尊〕——〔伊奘諾尊〕
〔須比知爾尊〕——〔活材尊〕——〔大斗乃辨尊〕——〔阿夜訶志古泥尊〕——〔伊奘冉尊〕

自豐雲野尊以上皆爲單身，故稱爲「獨化之神」，自宇比遲爾尊（陽神），須比知爾尊（陰神）以下，皆陰陽二神對生而爲一代

，故稱爲「耦生之神」。伊奘諾尊、伊奘冉尊二神以前諸神，皆居於高天原，二神始降臨地上，而有地祇五代：

〔地祇五代〕

伊奘諾尊——伊奘冉尊——天照大神等——天忍穗耳尊等——瓊瓊杵尊等——彥火火出見尊等——鸕鷀草葺不合尊等

傳說伊奘諾尊、伊奘冉尊二神，奉天神之命，立於天浮橋上（註六），以天瓊矛下探滄海，其矛滴水而凝結爲島，二神便降臨島上，造八尋殿而居，始行夫婦之道，陸續生出日本大八洲及島嶼山川和木祖勾勾迺、草祖草野姬。於是二神共議曰：『已生大八洲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遂共生日神，號大日靈尊，亦稱天照大神。接着生月讀尊，生素箋鳴尊，生火神軻遇突智，金神金山彥；土神埴山姬，水神岡象女等。軻遇突智娶埴山姬生稚産靈，此神頭上生出蠶和絲，臍中長出五穀。伊奘諾尊和伊奘冉尊命天照大神掌高天原，命月讀尊掌滄海，而因素箋鳴尊狂暴殘忍，把他逐往根國。但素箋鳴尊卻往高天原，與姊天照大神成婚，而生五男神和三女神。他在高天原又重演暴行，妨害其姊天照大神的農事，天照大神大怒，逃入天石窟中深居不出。因此，天地變黑，災異迭起。高天原諸神共議迎大神出窟之計，結果，決定請金神以天金山的鐵造日神像之鏡，名曰八咫鏡，請玉祖命作八坂瓊曲玉，於是取天香山真坂木懸掛鏡如玉，集長鳴鳥使之鳴，諸神一同狂歌熱舞。天照大神聞洞外喧囂，甚爲驚異，開戶一線向外窺視，突被一有蠻力的男神強開其戶，迎出入宮。於是天地重光，災異立息。諸神驅逐素箋鳴尊，素箋鳴尊乃往根國，行至出雲國簸之川，有一八首八尾的「八歧大蛇」吞食少女，當地之神有女名稻田姬，亦將被吞，其父母哭甚哀，素箋鳴尊聞悉詳情，便命釀製八醞酒，作八口槽，等候八歧大蛇來到，八首各入一槽飲醉而睡時，便以劍寸斷大蛇，裂其尾發現一劍，乃奉獻天照大神，即所謂「天叢雲劍」，後改名「草薙劍」。此劍與前述八咫鏡，三坂瓊曲玉，合稱爲三種神器，簡稱鏡、劍、玉。天照大神生天穗忍耳尊，天穗忍耳尊生瓊瓊杵尊，瓊瓊杵尊之曾孫，便是傳說中的日本開國之祖——神武天皇。德川光岡大日本史卷一：

『神武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小名狹野。天祖大日靈尊治高天原，是爲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祖既命羣神，平定下土，迺使天孫降居葦原中國而爲之主，賜以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物，因謂之曰：「豐葦原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爾宜就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於是瓊瓊杵尊離天磐座降於日向高千穗峯，遂到吾田，娶大山祇女木華開邪姬，生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見尊娶海神豐玉彥女豐玉姬，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天皇，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母曰玉依姬，以庚午歲生焉。』

（原文）

上述天地開闢神話，粗粗一看，也可發現中國文化的微妙影響。所謂「天神五代」、「地祇七代」、「人皇是現身神」，很可能是模仿我國天皇、地皇、人皇的傳說而來。神話裡的諸神叫什麼尊什麼主，也是模仿我國道書裡的稱呼。而所謂鏡、劍、璽三神

器，也似乎和我國道士施法，拿劍斬妖，鏡照妖，印辟邪的那一套不無關係。衛挺生氏在所著日本神武開國新考中，指出日本神話中的諸神，與我先秦時代的社稷五祀和齊國祀典中的八神，差不多完全相同。社稷即土神、穀神，五祀即木、火、金、水、土五行神，齊國的八神即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日本神話中的國常立尊當即社神，天御中主尊即天主，陽神伊弉諾尊即陽主，陰神伊弉冉尊即陰主，大日靈尊即日主，月夜見尊即月主，日本的木祖勾勾男、火神軻遇突智、土神埴山姬、金神金山彥、水神罔象女，便是先秦五祀的五行神。十五神中日本只缺二三神，而增加了一位草神草野姬。（註七）衛氏以瓊瓊杵尊爲稷神，我也深表贊同。我認爲瓊瓊杵尊自天而降，實寓有深長的意義。據本居宣長古事記傳一五之五，「火瓊瓊杵」（ホニニギ）乃「穗饒」（ホノニニギ）之訓讀，所以瓊瓊杵尊意思就是穗饒，這神話就是說天照大神之孫「穗饒」，降於「高千穗峯」，治理「豐葦原瑞穗國」，人名地名都離不了穗。穗，日本古注皆作稻解，而「穗饒」又是天降的，即外來的，所以我認爲所謂「高天原」是指中國大陸，這神話可能是反映着日本初從中國大陸輸入水稻的史影。（註八）總之，日本天地開闢神話，是在漢字輸入後的日人，以中國文化爲背景，混和若干日本固有的傳說，參考漢籍而製作的。

神武天皇本名狹野尊，是瓊瓊杵尊的曾孫，所以日人稱爲天孫族。傳瓊瓊杵尊天降以來，卜居於九州東南的日向國，後狹野尊與其兄五瀨命謀擴張領土，決定東征。於是率領舟師自日向出發，經豐國，進至筑紫的岡水田，建宮暫住。不久，進軍安藝，再由海路經浪速，至日下蓼津，土酋長髓彥氣燄極盛，戰不利，五瀨命中流失死，狹野尊班師退至河內，入紀伊國竈山，誅當地酋長。旋得八咫鳥作嚮導，進軍至宇陀，誅土酋兄猾，次第平定兄磯城、弟磯城及沿途土酋。至鳥見，初與長髓彥戰，不克，有金鵝飛來，停足於狹野尊之弓，其光如電，使敵軍目眩不能戰，長髓彥始知狹野尊爲天神之孫，但仍不歸順，結果被部下所殺，全軍遂降。狹野尊軍威大振，誅土蜘蛛，新城戶畔等酋，大和地方完全平定。狹野尊乃下詔曰：

『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尙梗，而中洲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廓皇都，規摹大壯，而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住，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觀乎畝傍山東南檣原地者，蓋國之壤區乎，可治之也。』（註九）

於是在檣原大營宮殿，辛酉歲正月元日即位於新宮，是爲神武天皇。

上述神武開國傳說，全屬虛構，所謂神武東征，絕無事實根據，這是日本史家多年研究的結論，尤以津田左右吉論之最詳。（註一〇）正因神武傳說是漢學輸入後日人所虛構，所以更顯著地露出中國文化的影響，如神武詔書「掩八紘而爲宇」，便出自我淮南子墜形訓，而八咫鳥的故事，似乎也與我詩經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思想不無關係。神武天皇爲中國式諡號，日本最

早史籍成書已晚至八世紀，當時中日往來頻繁，日人狂慕中國文化，開始仿用中國諡號，唐高宗生前尊號爲「天皇帝」，玄宗生前尊號爲「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故日本史家仿此以「天皇」爲號，而以「神武」爲諡。（註一一）至於神武即位定爲辛酉歲，也是基於中國陰陽家學說，如易緯謂「辛酉爲革命，甲子爲革令」，詩緯謂「辛酉革命，甲子革政」，春秋緯謂「一蓂合一千二百六十年」，故日本書紀將古代各種大事，均置於辛酉年，以推古天皇九年辛酉（六〇〇）定爲蓂首，上推一蓂一千二百六十年之辛酉歲定爲神武即位之年，即定爲第一蓂首。即神武即位之年在我周惠王十七年辛酉，相當於西元前六六〇年。推測日人所以故意拉長開國年代，無非欲炫示其立國悠久，圖以對等國地位與中國相頡頏。所以江戶時代史家藤井貞幹已感到神武紀元的可疑，（註一二）明治以後，懷疑者益多，如那珂通世主張神武開國的年代應退後六百年，（註一三）西村眞次主張退後八九百年。（註一四）總之，神武開國傳說，是在中國文化影響之下精心虛構的。

（乙）泰伯後裔傳說

日人自稱爲泰伯之後，由來甚古。晉書倭人傳云：

『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泰伯之後。……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

晉書雖編成於唐代，此項記事乃根據魏人魚豢的魏略，如通典邊防東夷條原註『魏略云倭人自謂泰伯之後』，可以證明。但日本較早的六種國史，都完成於晉書之後，卻不載泰伯後裔傳說。至室町時代，中巖圓月私撰國文，始明記日人爲泰伯子孫，結果，書被焚燬，本人受到處罰。後來桃源瑞仙對此事深表惋惜，在所撰史記抄中說：

『中巖師私撰日本紀，有朝議不行，惜哉！』

又本朝通鑑續編曆應三年（一三四〇）在『僧圓月在鎌倉藤谷修日本紀』項下註曰：

『傳稱：圓月謂本朝吳太伯之後也，故有姬氏國之稱，且曰東方君子國，亦以此也。其書未成，聞於朝廷。朝議謂：圓月私修國史，除天神地神所以開此國，漫稱出自異方之人，其書不可行於世，乃焚其草。』（原文）

這是日本史學上一件有名的文字獄。

江戶時代的儒學大師林羅山，也明白主張吳泰伯後裔說。羅山文集第二十五卷神武天皇論云：

『東山僧圓月，嘗修日本記，朝議不協而不果，遂火其書。余竊惟圓月之意，按諸書，以日本爲吳太伯之後，夫太伯逃荆蠻，斷髮文身，與蛟龍共居，其子孫來于筑紫，想必時人以爲神，是天孫降于日向高千穗峯之謂乎？當時國人疑而拒之者，或有之歟？是大已貴神不順服之謂乎？以其與蛟龍雜居，故有海神交會之說乎？其所齎持而來者，或有墳典索丘蝌蚪文字歟？故有天書神書龍書之說乎？以其三以天下讓故，遂以三讓兩字揭于伊勢皇太神宮乎？其牽合附會雖如此，而似有其理。夫天

孫誠若爲所謂天神之子者，何不降畿邦而來於西鄙蕞爾之僻地耶？何不早都中州善國，而瓊杵、彥火、鷗草三世居于日向而沒耶？」（原文）

可知羅山竟以天孫降臨的神話和吳泰伯渡日的傳說，疑爲一事。據說羅山奉幕府命撰本朝通鑑，也明記吳泰伯爲日本皇室之祖，但因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的抨擊，終於刪去。安藤年山撰年山打聞記其事曰：

『（光圀）閱一二卷至「本朝始祖爲泰伯之胤，大詔曰：此何等狂妄行爲！後漢書以下，以日本爲姬姓，實彼據吾國亡命之徒或文盲之妄言所杜撰，吾國自有日本紀、古事記等正史在，今竟採外國妄傳，污神皇之統，誠甚可悲！昔厩戶皇子時，學問初興，猶書日出處天子、日沒處皇帝與彼抗衡，今竟書爲吳泰伯裔，是以神州永爲外國附庸，實遺國醜於萬代，其速命林氏削此妖說，據正史改正。執政者服公之至論，遂中止梓行。』

又湯淺常山的文會雜記，也有紀事如次：

『水戶義公（德川光圀）以唐立外夷傳，可說是很有見識的。日本勝過唐的地方很多，學者卻不明白，真是遺憾。春齋編本朝通鑑，載爲吳泰伯之後，將刊行時呈進京師，公卿不以爲然，故未刊行』。

由此可知當時反對吳泰伯後裔說者，不僅水戶藩而已，皇室公卿亦然。所以今日流傳的本朝通鑑，早已削去此說。羅山由於受到很大的壓力，甚至曾作翻案文章，羅山文集卷一：

『聞太伯可謂至德，則仲尼之語也。後世執簡者，以本邦爲其苗裔，俗所稱東海姬氏國之類，何其誕哉。本邦元是靈神之國也，何故妄取彼而爲祖乎？嘗有一沙門修日本紀，以太伯爲我祖神者，時天子怒其背朝儀，遂火其書，實乎否乎。』（原文）

羅山出爾反爾，自有不得已的苦衷。羅山之子鵝峯，承繼家學，自然同情泰伯後裔說，觀前引其所作東國通鑑序文可知。但在公的場合，鑒於乃父的痛苦經驗，卻絲毫不敢大意，如他在寬文九年（一六六九）爲本朝通鑑寫的跋文，則明言不採泰伯後裔說：

『本朝通鑑前編三卷，以日本書紀爲正。……聊倣劉氏外紀，金氏前編之例，而附神武紀之首，以尋神國之宗源，崇皇胤之正統。若夫少康泰伯之事，則異域之所傳稱，今不取焉。』（原文）

江戶時代除林羅山父子外，陽明學的宗師中江藤樹，藤樹的弟子熊澤蕃山，史家兼考古學者藤井貞幹，也都支持泰伯後裔說。不過反對者也不乏人，如國學家本居宣長，多波禮草的作者雨森芳洲，翁草的作者神澤貞幹等便是。

日人過去自稱爲泰伯之後，應該不是無的放矢。黃遵憲曾惋惜日人度量狹小削去泰伯後裔之說，在所著日本雜事中說：

『今日日本人實與我同種，彼土相傳本如此。寬文中作日本通鑑，以謂周吳泰伯後。源光國駁之曰：謂泰伯後，是以我爲附庸國也，遂削之。至賴襄作日本政紀，并秦人徐福來亦屏而不書，是皆儒者拘墟之見。夫源氏謂有所不知，闕疑可也。明明記載，即祖宗出於微賤，亦非臣子所得妄削，況聖賢裔乎！』（註一五）

黃氏在日本國志自注中又說：

『余謂泰伯之後本無所據，殆以日本斷髮文身，俗類句吳，故有此訛傳歟？』

黃氏以爲日人或以斷髮文身俗類句吳，故訛傳爲泰伯之後，因而斷言其說『本無所據』，其實卻不盡然。日本地理與吳越鄰近，遠古時代華南人口已不斷流往日本，這是許多日本學者研究所得的結論。如江戶時代史家藤井貞幹在所著衝口發一書中，把日本古物、傳說、和中日韓三國史料加以比較研究，認定神武天皇至仲哀天皇都是吳人；京大名譽教授那波利貞，也用神話、傳說、人類學等證明神代與吳越民族的關係；（註一六）白柳秀湖承繼坪井九馬三所主張的倭爲苗族之說，認爲華南的苗族順着赤道海流漂流至九州，是即日本古史裡信奉國津神的「常世族」；（註一七）中村德五郎也因九州南部有許多特殊的地名，相信中國南部的苗族確有不少移入了日本。（註一八）總之，吳越人民東渡由來已久，至魏晉時，日本還是部落林立，分爲三十餘國，其中若干部落可能爲吳越移民所形成，因史記吳世家以吳爲泰伯之後，所以自稱泰伯的子孫，自然並不一定意味着泰伯爲日本皇室之祖，或泰伯爲日本人全體之祖。吉田東伍在日韓古史斷一書中說：

『弘仁姓氏錄，又錄吳王夫差之後曰松野連，尤可證明吳人之渡來。後世本邦有「姬氏國」之稱，亦因此故。』

可知吳泰伯後裔傳說，決非毫無事實根據。可是日本歷代若干學者卻多走極端，有的因過份醉心中國文化，堅持泰伯爲日本天皇之始祖或日本人全體之始祖，有的因恥於爲中國附庸，竟把泰伯後裔說完全抹殺，似乎都不是忠於歷史的態度。

（丙）徐福東渡傳說

徐福入海求仙事，首見於二千年前編成的史記。同書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前二一九）條：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住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又三十七年（前二一〇）條：

『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

這說明徐福曾經入海，去而復回，但結果如何，並無交代。漢初伍被諫淮南王所述的徐福故事，則較爲詳細，史記淮南王傳：

『使徐福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至東南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這說明徐福第二次出海後「得平原廣澤」，但所謂平原廣澤究在何處？漢魏以後，大家爭相揣測，有的說到了祖洲，有的說到了澶洲，有的說到了夷洲。如六朝時代道家偽託東方朔作的十洲三島云：

『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註一九）

劉宋范曄撰的後漢書東夷傳云：

『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

『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廻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

隋書似乎是暗示夷洲即日本，秦王國即徐福等所建立的國家。到後周時，明教大師更明白指出徐福到了日本。他在義楚六帖中說：

『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

這些說法，當然都不出臆測的範圍，可是宋以後許多文人，卻根據上述記載，斷言徐福到了日本。如宋歐陽修首先用詩歌將徐福東渡事描寫得有聲有色，請看他的日本刀歌：（註二〇）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卅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滄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

元人吳萊渡日，亦作「聽客話熊野徐市廟」詩曰：

『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挿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紫芝老盡使人愁。』

明太祖接見來朝の日僧中津絕海，詢問日本熊野古跡，絕海賦詩以答（註二一），太祖卽和韻曰：

『熊野峯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

清乾隆年間勅撰的皇朝文獻通考，亦載日本有徐家村、徐福塚云云。（註二二）光緒年間駐日公使黎庶昌有「訪徐福墓記」長文，並有「自奈良至新宮訪徐福墓絕句十二首」，茲錄五首如左：

『平田幾頃稻花稠，雙樹爲旌土一邱。人代茫茫渾莫辨，夕陽荒海古今愁。』

（原註）徐福墓，在田壩中央，並非高塚，祇平土一塊未墾，約寬三四丈，上有古樹二株爲記。

『曾披文部舊輿圖，古蹟荒迷記易疎，飛鳥祠邊徐福墓，記從寧樂認秦墟。』

『曆紀元文勒短碑，命卿水野氏多奇。歲時士女爭祈禱，來獻寒花與樹枝。』

（原註）短碑題「秦徐福之墓」五字，傳爲朝鮮李某書，元文元年立（一七三六），當乾隆元年丙辰，後天保六年乙未，仁井田好古撰有徐福碑未刻。（註二三）

『繼岸風凜著舳艫，里人猶自說秦須。三千入海童男女，知否當時盡到無。』

（原註）秦須，古老相傳福初到時，在新宮東北海岸七里許（日本里），故其名秦須（ハタス）。尙有碑志。地甚狹隘，乃徙於此。

『猶存七塚壓田脣，故老相傳福所親。嫡裔如雲飄散盡，更從何處問秦人。』

（原註）所親，旁有七塚皆相距離數百步，今僅見其二。秦人，或言福之子孫多姓秦者，今皆散處各地。或言：藤澤驛福岡平一郎係福之後，後人嘗有贈物寄新宮神社。或言徐姓在和歌山充醫士，皆疑莫能明。

王韜爲黃氏日本雜事詩作序亦云：

『海外諸邦，與我國通問，最早者，莫如日本。秦漢間，方士恒謂，海上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徐福竟先至其境，宜乎後來接踵往者衆矣。』

以上是我國清代以前對於徐福東渡問題的看法。

日本方面，徐神求仙故事，首見於十一世紀源隆國的今昔物語。至十四世紀南北朝時，北畠親房撰神皇正統記，更載明秦始皇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日本要求三皇五帝遺書，始皇命徐福帶至日本。江戶時代的大儒林羅山，也認定徐福到達日本，帶來了秦火以前的古籍，羅山文集卷一：

『徐福之來日本，在焚書坑儒之前六七年矣，想蝌蚪篆籀韋漆竹牒，時人知者鮮矣，其後世世兵燹，紛失亂墜，未聞其傳，嗚呼惜哉！』（原文）

長井定宗於元祿年間（一六八八—一七〇三）撰本朝通紀，同書孝靈天皇七十二條云：

『秦徐福來朝。時始皇好仙術，於是使方士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神仙不死之藥。徐福來朝，不得其藥，遂畏誅不敢還，居于熊野，卒，子孫皆曰秦氏。羅浮子曰：秦政二十八年，徐福入海。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三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世傳徐福齎來經書，皆孔子之全書，福之來日本，在燒書坑儒之前六七年，想蝌蚪篆、籀、韋漆、竹牒，時人知者鮮矣，其後世世兵燹，紛亂失墜，未聞其傳。嗚呼惜哉！讀書好古之人，於是乎未嘗不淚下也。』（原文）

松下見林也認爲徐福到了日本，不過不是爲王，而是爲民。他在異稱日本傳中說：

『其所止，惟言平原廣澤，不言地名，後漢書以爲夷洲澶洲，北史及隋書以秦王國爲夷洲云，不能明也。圖書編別載徐福島

，然義楚六帖、歐陽全集、太平御覽、羅山集、世法錄等書，指爲日本之地，而此日本傳，引義楚六帖等，故舉其所因循。王字，非也，徐福來于我爲民，詳見後漢書。今按，見林亦謂：日本者神國也，徐福曰海中大神，似能言日本風，又推古天皇上隋帝書：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西皇帝者，蓋本于西皇之語也。』（原文）

同書又云：

『夷洲澶洲，皆指日本海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所謂徐福祠者，謂蓬萊山祠也。此祠屬熊野大權現，熊野大權現者，神代明神書於國史式條，昭昭也。徐福觀國之光來止，脫於虎豹之秦，死爲神，在熊野三山之間，亦匪直人也。或曰：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劉氏引原始秘書曰：日本之學，始於徐福。然則其德可稱之，而爲始，我則不信也。』（原文）

關於徐福祠，徐福墓，和歌山縣史蹟名所記（註二四）有詳細的記載：

『秦徐福的墓在新宮町，墓前建一石碑，刻「秦徐福之墓」五字，爲李梅溪手筆。相傳往昔秦始皇帝時，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攜五穀種和耕作農具來日本，在熊野浦登陸，從事耕作，並養育童男女，子孫遂爲熊野之長，平安度日。又徐福所求不老不死的仙藥地名蓬萊山，在由此往東三町許之處，樹木蒼鬱繁茂，山形如盆，自成仙境之觀。』

此外，如孝靈通鑑、寬文雜記、紀伊續風土記、野崎左文的日本名勝地誌等，都記有徐福渡日的事蹟，但除所謂徐福祠外，大都只是重複我國史籍的記述。

我們試將上述中日有關徐福東渡的史料加以檢討，實不能不說根據薄弱。因爲徐福其人究竟是不是到了目的地？如果到了目的地，古今地名不同，所到之島所謂祖洲、夷洲、澶洲，究竟是不是今之日本？顯然都大有問題。所謂徐福祠、徐福墓，都是後代好事者所僞託，自然不足爲據。所以近代日本史家，對徐福東渡事差不多都採抹煞的態度。近代中國史家也有不少人不認徐福到了日本，如陳恭祿撰日本全史（註二五），陳樂素撰日本古代之中國流寓人及其苗裔（註二六），李季撰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註二七），宋岑撰駁徐福卽神武天皇說（註二八），都認爲徐福入海求仙未必到達日本。不過近代中國史家主張徐福到達日本者亦大有人在，如黃遵憲卽根據日本文物制度，證明徐福在日本立國前已到日本，日本國志卷一：

『徐福之事見於三國志，後漢書倭人傳，意必建武通使時其使臣自言。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金銀宮闕，員嶠、方壺，蓋卽爲今日本地。君房方士，習聞其說，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禱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黨徒歟？』

衛挺生氏撰日本神武開國新考標副題曰「徐福入日本建國考」，引用豐富文獻及考古學資料，證明徐福在日本登岸，並斷定神武天皇即徐福。我們冷靜地考察，徐福抵達日本並不能證明其必然，考古學上的資料亦無法證明即徐福其所遺留。但平心而論，徐福以富於航海經驗的齊人，在國家充分的準備下，領多數人口和船隻，抱着向海外拓殖的目的出發，應該總可到達一地，朝鮮古來既無徐福登岸的傳說，所以徐福到達日本實不能不說有極大的可能性。不過這雖合乎常理，究竟仍是臆測之辭。但徐福曾否到達日本，是一問題，日本何以流行徐福傳說，又是一問題。我以為日本過去盛傳徐福到達日本，並非單憑中國史籍的記載，而是別有原因。日本史上有所謂「秦人」，與「漢人」「吳人」截然有別，他們當然是秦朝的遺民，否則何必特立「秦人」之名？徐福是海外開拓的前輩，秦人必引以為榮，津津樂道，世代相傳，所以發生徐福到日本登岸的傳說。隋使訪問秦王國，疑其為徐福後裔，就是這個原故。秦人在日本史上非常活躍，聖德太子曾稱讚秦人開發產業之功，譽為「國家之寶」。奈良時代，秦人任中央及地方要職者，有圖書頭、主計頭、長門守、日向守、相模守、備前介、播磨介、豐前介、越後介、攝津介等官。秦人因居邑封地而受姓者，有波田、惟宗、時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櫻田、三林、長岡、奈良諸氏。由於秦人的活躍，所以徐福在日本登岸的傳說，直至江戶時代仍是喧傳不已。

三、

(甲) 檀君開國傳說

檀君傳說，初見於十三世紀末高麗僧一然著的三國遺事卷一：

『魏書云：乃往二千載，檀君王儉，立都阿斯達，開國號朝鮮，與(唐)高(堯)同時。古記云：昔有桓因(原註：謂帝釋也)庶子桓雄，數意天下，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視三危大伯，可以弘益人間，乃授天符印三箇，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於太伯山頂(原註：即太白、今妙香山)神檀樹下，謂之神市，是謂桓雄天王也。將風伯雨師雲師，而主穀主命主刑主善惡，凡主人間三百六十餘事，在世理化。時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願化為人。時神遺靈艾一炷，蒜二十枚，曰：爾輩食之，不見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無與為婚，故每於檀樹下，咒願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號曰檀君王儉，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原註：唐堯即位元年戊辰，則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實)，都平壤城，始稱朝鮮。又移都於白岳山阿斯達，又名弓忽山，又今彌達，御國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已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藏唐京，後還隱於阿斯達為山神。壽一千九百八歲。』

三國遺事自謂根據中國的魏書，但考魏書，並無此項記載。又謂根據韓國「古記」，亦不知何指，想來亦非三國以前的典籍。三國遺事本不能算是謹嚴的史書，它追述三千年前的檀君傳說，當然來歷大有問題。李朝徐居正等奉敕撰的東國通鑑，記事比較簡單，內容亦與三國遺事略有出入，同書外紀檀君朝鮮云：

『東方初無君見，有神人降于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號朝鮮，是唐堯戊辰歲也。初都平壤，後徙都白岳。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

三國遺事謂檀君於唐堯五十年庚寅卽位，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後隱於阿斯達爲山神，東國通鑑則謂檀君於唐堯五十年戊辰卽位，商武丁八年入阿斯達山爲神，兩者說法雖略有出入，而將檀君位於箕子之前却是一致的。（註二九）其實兩種說法，都不足爲據。東國通鑑於前文後史臣加按語曰：

『古紀云：檀君與堯並立於戊辰，歷虞夏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享壽千四十八年，此說可疑。今按堯之立，在上元甲子甲辰之歲，而檀君之立，在後二十五年戊辰，則曰與堯並立者非也。自唐虞至於夏商，世漸澆漓，人君享國久長者不過五六十一年，安有檀君獨壽千四十八年以享一國乎？知其說之誣也。前輩以謂其曰千四十八年者，乃檀氏傳世歷年之數，非檀君之壽也。此說有理。……姑存之以備後考。』

東國通鑑一則曰「此說可疑」，再則曰「姑存之以備後考」，可知撰述人對檀君開國傳說，亦採存疑的態度。

考檀君開國傳說，在高麗中期以前尚無踪影可尋。宋使隨員徐兢於宣和五年（一一二二）訪高麗，據其見聞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書中設有「建國」一章，如果徐兢聽到檀君開國傳說自無不敘述之理，可是書中却完全沒有提到。又二十餘年後高麗史家金富軾撰「妙香山普賢寺碑」，妙香山被傳爲檀君的降生地，而碑文中却亦無一言述及。金氏隨後撰成三國史記（一一四五），於高勾麗東川王二十一年條僅記云：『平壤者，本仙人王儉之宅也。』足證在高麗中期仍只有「平壤仙人」的傳說，而無檀君之說。原來「檀君」，三國遺事本作「壇君」，李朝史家才改「壇」字爲「檀」字，因此「朝鮮古傳說考」作者白鳥庫吉，主張「壇君」是將佛經中「旃檀」的精髓加以神化而來。但小田省吾不以爲然，認爲「壇」「檀」皆取韓語「Tan」之音，並不含有祭壇之壇或旃檀之檀的意味，檀君韓語讀作 Tanun，原爲山神之意。（註三〇）檀君傳說本出自妙香山的山神的傳說，何以三國遺事名曰「壇君王儉」，把妙香山的山神與王儉結合在一起，這是有原故的。王儉亦作王險，原爲平壤的古名，韓國民間一向流行平壤仙人的傳說，如高麗史卷一百二十七妙清傳，記載僧妙清勸高麗仁宗在宮中設八聖堂祀八聖，而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便是八聖之一，三國史記亦謂平壤爲仙人王儉之宅，已如前述，平壤相傳本是中國聖人箕子來王之地，又曾經是高勾麗的國都，高麗時代稱爲西京，地位僅次於首都開城，所以高麗末期出現的檀君開國傳說，把妙香山的山神拉到平壤，作爲開國始祖，實在是很自然的。

檀君開國傳說，是以中國歷史文化爲背景，穿插以韓國民族社會的酋長傳說而製作的，製作的目的是爲了昂揚民族精神。朝鮮民族本是我國扶餘族的一支，扶餘族普遍流傳神獸交婚的神話，所以檀君傳說謂天神桓雄與熊女結婚而生檀君。而高勾麗的始祖的故事，也與此有一脈相通之處。高勾麗自古相傳天帝之子的北夫餘王解慕漱（天王郎），與河伯之女結婚而生朱蒙，據韓國

史家李丙燾引安廓之說，謂在韓語中，「桓」與「解慕」語音相似，「雄」與「澈」字義相同，河伯可作韓語Koma或Kaima的借字，在高句麗可代以熊字或貊字。這樣說來，河伯女與熊女實同爲一人。（註三一）不過檀君開國傳說的完成，仍是受到環境的刺激。傳說檀君開國定都平壤，實有很深的用意。高麗末期完全被置於蒙古人的重壓之下，元朝曾于十三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占領平壤以北地方二十年，置東寧府於平壤。韓人素以繼承中國正統文化自豪，却被一向視爲夷狄的蒙古人百般蹂躪，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所以託始檀君開國與中國聖君唐堯同時，表示其立國之悠久，藉以喚起民族的自尊心。而假託檀君建都平壤，則不外欲喚醒國人銘記祖宗的發祥地。總之，檀君開國傳說，是韓國民族精神的產物。（註三二）

李朝代王氏高麗而興起，檀君傳說始被官書採用。首先世宗實錄地理志加以記載，隨後鄭麟趾撰高麗史地理志，以檀君之國爲前朝鮮，箕子之國爲後朝鮮，衛滿之國爲衛滿朝鮮，這是最早提出的三朝鮮說。世宗曾強調檀君開國的意義，卽位十一年（一四二九）於平壤箕子陵側修建檀君祠，與高句麗始祖東明王並祀。至成宗三年（一四七二），又於黃海道九月山建三聖祠，祀桓因、桓雄、檀君。成宗實錄卷十五壬辰三年二月癸酉條：

『黃海道觀察使李芮馳啓曰：臣因前下諭，訪問文化縣古老人前司直崔池，前殿直崔得江，得三聖堂事跡條錄以聞：一、謠傳檀君初爲神入九月山，祠宇在貝葉寺西大甌山臨佛利，後自移於寺下小峯，又移於小甌山，卽今之三聖堂也。大甌山及貝葉寺下小峯，今無堂基，其時致祭與否及並祭三聖（否）未可知。一檀君及父檀雄，祖桓因，稱爲三聖，建祠宇祭之。自祀廢後，堂宇傾頽，逮建泰庚午縣令申孝源重創，戊寅縣令梅佐施丹青。……一、三聖堂下近處，人家稠密，自罷祭後，惡病始發，人家一空，其雞豚宰殺爲神所厭之語則未聞。禮曹據此啓，百姓皆謂三聖堂移設於平壤府不致祭，其後惡病乃興，是雖怪誕無稽之說，然古記檀君入阿斯達山化爲神，卽今本道文化縣九月山，其廟存焉，且前此降香致祭，請從民願，依平壤檀君廟例，每年春秋降香燭行祭。從之。』

於是檀君教成立，自此信奉者日多。但李朝儒學家却大都否認檀君開國，如箕子實紀著者李栗谷說：『檀君首出，文獻無徵。』東史綱目著者安鼎福也說：『按東方古記等書所言檀君之事，皆荒誕不經，其所稱桓因帝釋出法華經，其他所稱皆是僧談。』這是由於他們受儒學薰陶至深，只承認「箕子開國」的原故。

（乙）箕子開國傳說

箕子封於朝鮮的紀事，始見於漢人的著作。司馬遷的史記宋微子世家云：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又略早於司馬遷的伏勝的尚書大傳卷三亦云：

『武王勝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箕子到朝鮮後的設施，班固的漢書有頗詳細的記載。漢書地理志燕地條云：

『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

說明箕子對朝鮮的開化，曾有重大的貢獻。但箕子子孫的事蹟史書皆失載，只載其四十餘世孫箕準及其子否亡國前後的情形。三國志魏志東夷濊傳云：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

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關於衛氏滅箕氏的情形有詳細的補充。據說戰國末葉，燕國遣將秦開攻朝鮮西境，取地二千餘里，朝鮮漸弱。後來秦統一六國，蒙恬築長城至遼東，當時箕否在位，懼秦進攻，就出而投降。箕否死後，其子準立，二十餘年，中國大亂。難民大批逃入朝鮮，燕人衛滿遊說箕準，求居西界，箕準許之，衛滿誘聚衆多亡命之徒，一日，詐稱漢兵至，求入宿衛，乘準不備進攻，準不敵，走入海。『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以上是中國史書所傳箕子朝鮮的始末。

韓人崇拜箕子，文獻可考者，隋唐之際已露端倪，如舊唐書高麗傳載有「箕子神」之祭祀可證。降至王氏高麗，箕子開國傳說已普及民間，今平壤北門外玉兔山的箕子陵，便是高麗肅宗七年（一一〇二）發現的。原來中國史籍並無明文記載箕子都於平壤，（註三三）自此箕子定都平壤遂爲朝鮮史家所共認。如李朝史家權近撰東國史略云：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避地朝鮮，……遂都平壤。』

鄭麟趾撰高麗史地理志云：

『平壤府，本三朝鮮舊都。唐堯戊辰歲……都平壤，號壇君，是爲前朝鮮。周武王克商，封箕子於朝鮮，是爲後朝鮮。』
洪汝河撰東國通鑑提綱卷一：

『太師遂東行，渡遼水，邑於平壤而居之，人民歡悅，以大同江比黃河，作歌以頌之。』

平壤既被傳爲箕子國都，於是關於箕子的遺蹟陸續出現，除前述箕子陵（註三四）外，如南門外有箕子宮的遺跡，南門外的外城內有井田遺蹟，井田之中有箕子井。其實這些遺蹟，都是後人偽託的。（註三五）

李成桂代王氏高麗而興，明太祖封爲朝鮮國王，故李朝以繼承箕子正統自任，自稱「小中華」，（註三六）對箕子表示異常尊崇。如太宗十四年（一四一四）九月，定檀君箕子祀典。世宗十年（一四二八）四月，命卞季良製箕子廟碑，世宗實錄卷四十：

『判右軍府事卞季良製箕子廟碑以進，其文曰：宣德三年歲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國王殿下傳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於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倖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禩，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祠宇隘陋，不稱瞻式，我父王嘗命重營，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之。臣季良承命，祇慄不敢辭。臣竊惟孔子以文王箕子並列於易象，又稱爲三仁，則箕子之德不可得而讚也。思昔禹之平水土也，天錫洪範，彝倫敘矣，然其說未嘗一見於虞夏之書，歷千餘年至箕子而始發，向非箕子爲武王而陳之，則洛書天人之學，後之人何從而知之，箕子之有功於斯道也，豈偶然哉。箕子者武王之師也，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於我朝鮮，朝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保，其化至於道不拾遺，此豈非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而非人之所能及也耶。井田之制，八條之法，炳如日星，吾邦之人世服其教，後之千祀如生其時，愀然對越，自有不能已者矣。恭維我恭定王聰明稽古，樂觀經史，而我殿下以天縱睿哲之資，緝熙聖學，其於洪範九疇之道，蓋有神會而心融者矣，所以作之述之，以致其崇德報功之典者，出於至誠，實非前代君王所可得而儼也。卿士若民，相率而起，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耿光，而得與於敷錫之福也無疑矣。於戲盛哉！凡爲屋若干，置田以供粢盛，復戶以應洒掃，命府尹以謹享祀廟宮之事，蓋無憾矣。臣季良不勝感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銘曰：嗚呼箕子，文王爲徒，允也洪範，帝訓是敷。匪直師殷，實師武王，殷棄以亡，周訪以昌。大哉天下，身係安危，歛而東來，天其我師。以教以治，八條其章，孰愚不明，孰柔不强。漢書稱美，道不拾遺，俾夷爲華，唐有其碑。亶亶我王，光紹絕學，心契其理，躬行其法，既作乃述，祠宇翼翼，有峙其堂，神馭攸寧，歲時享祀，克敬克誠。嗟嗟小臣，潛心遺經，今承王命，稽首撰銘，盛德之光，彌萬億齡。』(註三七)

成宗二十四年(一四九三)十二月，重修箕子廟，(註三八)光海君五年(一六一三)四月，置箕子殿監(註三九)。由此數端，可知李朝對箕子如何尊崇。李朝儒學興隆，一般儒學家對孔子讚爲「三仁」之一的箕子，尤其五體投地的崇拜，所以箕子實紀(李栗谷撰)，箕子外紀(徐命膺撰)等書風行一時。他們雖然否認或懷疑檀君開國，却一致承認箕子開國，而以朝鮮開化歸功於箕子，東國通鑑外紀箕子朝鮮篇引涵虛子曰：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既至朝鮮，言語不通，譯而知之，教以詩書，使其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五常之禮，教以八條，崇信義，篤儒術，釀成中國之風教，以勿尙兵鬪，以德服強暴，鄰國皆慕其義而相親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豈不信哉！』

不過到了甲午戰爭後，韓人因受外力的壓迫，民族自主的情緒日益昂揚，於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檀君開國傳說，便把被視爲外來的箕子開國傳說壓倒了。

近代日本的朝鮮史家，却多把箕子開國傳說一筆抹煞，如稻葉岩吉主張由於漢代學者以東北和朝鮮在天文分野上爲箕星方位

，此種學說傳至朝鮮，因而孕育了箕子東來之說；（註四〇）三品彰英主張箕子傳說完全是中國的，而非朝鮮的，李朝箕子崇拜的流行，乃由於李朝儒教政治的確立，和感激明軍壬辰、丁酉二役之援助，亦即基於李朝事大慕華精神的昂揚；（註四一）青柳南溟則否認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主張箕子的國都在遼寧境內，謂平壤的箕子廟，必出於唐宋策士的懷疑朝鮮政策，而也是朝鮮儒生諂媚大國的產物；（註四二）上述諸史家的臆說，顯然都過分漠視了歷史事實。山東半島與北朝鮮，相隔一衣帶水，海陸交通都很方便，興起於黃河下游的殷人早和北朝鮮發生關係，可說是很自然的。傅斯年先生說：

『至於朝鮮與箕子之故事，實不啻指示吾人曰，商與東北本有一密切關係，故於喪敗之後，猶能退保遼東，而周公成王征東夷之兵力終不及也。不然，以喪敗之餘燼，焉能越遼海而王朝鮮，必其原有根基，然後可據地理的遼遠形勢以自保也。』（註四三）

我以為箕子其人曾否因殷人在朝鮮原有根基而王朝鮮，由於文獻不足，並不能證明其必然。因為史記記載箕子封於朝鮮，距箕子時代已有千年之久，自難斷言其絕對可靠。不過漢人自遠古陸續流入朝鮮半島，東周時代已有漢人建國，則有歷史記載，確實可靠。我們雖然無法證實箕子其人其事，但漢人最早在朝鮮半島建立原始國家，輸入中國文化，是不爭的事實；也許他們爲了粉飾門面，故託言爲殷之聖人箕子之後。總之，箕子傳說，充分反映了漢人對朝鮮開國的重大貢獻。

（丙）高句麗建國傳說

高句麗族，原爲我國東北境內扶餘族的分支。相傳高句麗始祖朱蒙，本是卵生，因在北扶餘受到族人迫害，從北扶餘逃至卒本川（今鴨綠江上游），遂定居建國。高麗朝史家金富軾撰三國史記卷十三高句麗本紀：

『始祖東明聖王，姓高氏，諱朱蒙（原註：一云鄒牟）。先是，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馬至鯢淵，見大石相對流淚，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此乃天賚我胤乎，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其長，立爲太子。後其相阿蘭忽曰：日者，天降我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號曰迦葉原，土壤膏腴宜五穀，可都也。阿蘭弗遂勸王移都於彼，國號東扶餘。其舊都有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焉。及解夫婁薨，金蛙嗣位，於是時，得女子於太白南優渤水，問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與諸弟出遊，時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誘我於熊心山下鴨綠邊室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責我無媒而從人，遂謫居優渤水。金蛙異之，幽閉於室中，爲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炤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許，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又棄之路中，牛馬避之，後棄之野，鳥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兒，破殼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歲，巖然異常，自作弓矢射之，百發百中，扶餘俗語，善射爲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與朱蒙遊戲，其技能皆不及朱蒙，其長子帶素言於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爲人也勇，若不早圖，恐有後患，請除之。王不聽，使之養馬。朱蒙知其駿者，而滅

食令瘦，驚者喜養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給朱蒙。後獵于野，以朱蒙善射，與其矢小，而朱蒙殪獸甚多。王子及諸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之，告曰：國人將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與其遲留而受辱，不若遠適以有爲。朱蒙乃與烏伊、摩離、陝父等三人爲友，行至淹淲水，欲渡無梁，恐爲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於是魚鼈浮出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朱蒙問曰：子等何許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賜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於衆曰：我方承景命，欲啓元基，而適遇此三賢，豈非天賜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與之俱至卒本川，觀其土壤肥美，山河險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宮室，但結廬於沸流水上居之，國號高句麗，因以高爲氏。』

三國史記編成於十二世紀中葉，距此約六百年前，北齊魏收的魏書，已記載朱蒙的傳說。魏書高句麗傳云：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思，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驚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達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

我們把三國史記和魏書的記載加以比較，便知三國史記差不多完全根據魏書之文，不過補充了扶餘王解夫婁轉動大石得金色蛙形小兒云云、和避天帝之子解慕漱遷徙東海之濱云云、以及金蛙嗣位後得河伯女柳花云云幾句，又將「一大水」改爲「淹淲水」，「普述水」改爲「毛屯谷」，「至紇升骨城，遂居焉」，改爲「至卒本川，觀其土壤肥美，山河險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宮室，但結廬於沸流水上居之。」高麗史家襲用魏書之文，應該只是爲了方便，此種傳說，必爲高句麗族歷代相傳的古老傳說無疑。我國東北宗族都有卵生的傳說，東漢王充的論衡，曾記載橐離國王侍婢孕雞子而生扶餘王東明的傳說。論衡吉驗篇云：

『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

。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

三國志裴注引魏略，也記載有同樣的傳說，自此後漢書夫餘傳、梁書、隋書、北史的百濟傳，都有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記事，不過魏略將「橐離」書爲「橐離」，「掩淩水」書爲「施掩水」，而梁書、北史則書爲「掩淩水」，隋書書爲「掩水」。因此，那珂通世主張朱蒙與東明同爲一人，兩個傳說實爲一個。（註四四）但我認爲不然。民族遷移常將舊地名重覆使用於新遷之地，這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事。魏略謂扶餘「北方有橐離之國」，說明橐離國遠在北方，而古扶餘國則初立國於吉林長春一帶，高句麗初建國於鴨綠江上游修佳江流域。所以我認爲東明和朱蒙的傳說，仍是兩件事。前者反映扶餘族自北方南下建國，後者則反映高句麗族自我東北更南遷入朝鮮建國。我東北及渤海沿岸，自古普遍流行卵生的傳說，如詩商頌玄鳥云：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是殷商祖先也是卵生。又滿洲源流考部族篇云：

『按滿洲本部族名。恭考發祥世紀，長白山之東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傳三天女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及長，天女告以故，因賜姓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哩雍順。』

說明滿族的祖先，也是吞神鵲所銜朱果而生，亦與卵生傳說同一模型。而且高麗朝宰相李奎報的東相國集中收有東明王篇長詩，註明東明之母河伯女本有三人，名叫柳花、萱花、葦花，當係根據古老傳說，此尤與滿族的三天女傳說相酷似。總之，高句麗建國傳說，實充分反映出高句麗族與我東北宗族的密切的歷史關係。

（丁）百濟建國傳說

百濟始祖溫祚，相傳爲高句麗始祖朱蒙在卒本所生的第三子，因朱蒙在北扶餘所生之長子來爲太子，溫祚恐爲太子所不容，乃與二兄沸流率領十臣百姓南下至慰禮城，定居建國。三國史記卷二十三百濟本紀：

『百濟始祖溫祚王，其父鄒牟，或云朱蒙，自北扶餘逃難，至卒本扶餘。扶餘王無子，只有三女子，見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幾，扶餘王薨，朱蒙嗣位，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溫祚。及朱蒙在北扶餘所生子來爲太子，沸流、溫祚恐爲太子所不容，遂與烏干、馬黎等十臣南行，百姓從之者多。遂至漢山，登負兒嶽，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於海濱，十臣諫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帶漢水，東據高岳，南望沃澤，西阻大海，其天險地利難得之勢，作都於斯，不亦宜乎？沸流不聽，分其民，歸彌鄒忽以居之。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以十臣爲輔翼，國號十濟，是前漢成帝鴻嘉三年也。沸流以彌鄒土濕水鹹，不得安居，歸見慰禮郡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慚悔而死。其臣民皆歸於慰禮，後以來時百姓樂從，改號百濟。其世系與高句麗同出扶餘，故以扶餘爲民。』

據上述傳說，百濟始祖溫祚為高句麗始祖朱蒙的第三子，是反映百濟為高句麗族的分支，而溫祚生於卒本，另有北扶餘所生之子來為太子，則反映高句麗建國初期扶餘族仍源源南下，勢力壓倒土生子，而百濟始祖自卒本南下建國，則已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至於溫祚與沸流一成一敗，則反映出扶餘族向半島南部集團移民榮枯興衰的歷史。上文所謂漢山即今京城地方，負兒嶽今名三角山，在京城之北楊州之南，彌鄒忽今仁川府，慰禮城今忠清道稷山縣。三國史記謂溫祚初建國號「十濟」，後因「百姓樂從，改號百濟」，却是很有問題。「百濟」一名，三國志魏志及後漢書東夷傳皆書為「伯濟」，好太王碑書為「百殘」。原來「百濟」「百殘」乃取韓語之音，「百濟」韓語讀作 *Pak-na-ra*，「百殘」韓語讀作 *Pak-tar*，語音相近。乃貊族之意，百濟、百殘原意便是貊族之國。（註四五）隋書百濟傳云：「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可能三國史記著者惑於「百家濟海」之說，初則採漢字之義，以「百姓樂從」釋「百濟」，繼則由「百濟」杜撰「十濟」之說。（註四六）

三國史記百濟本紀於註中又提出與前稍異的另一傳說：

『一云：始祖沸流王，其父優台，北扶餘王解扶婁庶孫。母召西奴，卒本人延陁勃之女，始歸於優台，生子二人，長曰沸流，次曰溫祚。優台死，寡居於卒本。後朱蒙不容於扶餘，以前漢建昭二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號高句麗，娶召西奴為妃，其於開基創業頗有內助，故朱蒙寵接之特厚，待沸流等如已子。及朱蒙在扶餘所生禮氏子孺留來，立之為太子，以至嗣位焉。於是沸流謂弟溫祚曰：始大王避扶餘之難，逃歸至此，我母氏傾家財助成邦業，其勤勞多矣，及大王厭世，國家屬於孺留，吾等徒在此，鬱鬱如疣贅，不如奉母氏南遊下地，別立國都。遂與弟率黨類，渡溟帶二水，至彌鄒忽以居之。北史及隋書皆云：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初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未知孰是。』

吉田東伍撰日韓古史斷，據上面的記載，斷言「以百濟為高句麗之後實犯錯誤」，並謂「百濟與高句麗原本異姓」。但是百濟與高句麗雖然異姓，一姓扶餘，一姓高，其實都是後人模仿漢姓任意選定的，不足為憑。（註四七）而且高句麗始祖朱蒙與百濟始祖溫祚，即使如註中傳說並無血緣關係，但朱蒙與溫祚之父同樣是扶餘人，而且溫祚之母後來又嫁了朱蒙，也是百濟與高句麗同出一祖的反映。百濟自四世紀中葉已與高句麗成為仇讎，但五世紀百濟蓋鹵王上書北魏，仍說：

『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註四八）

可知百濟一向自信與高句麗同出一源。又續日本紀載百濟後裔津連真道上表云：

『眞道等本系，出自百濟貴須王。貴須王者，百濟始興十六世王也。夫百濟太祖都慕大王者，日神降靈，奄扶餘而開國授籙，總諸韓而稱王。……』（註四九）

都慕即朱蒙，朱蒙是高句麗的始祖，百濟却也奉之為國祖，這正是兩國同出一源的反映。

（戊）新羅建國傳說

新羅始祖赫居世，傳說也是卵生。三國史記卷第一新羅本紀：

『始祖姓朴氏，諱赫居世，前漢孝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四月丙辰卽位，國號徐那伐。先是朝鮮遺民，分居山谷之間爲六村，一曰閼川楊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四曰茂山大樹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爲辰韓六部。高墟村長蘇伐公，望楊山麓羅井傍林間，有馬跪而嘶，則往觀之，忽不見馬，只有大卵，剖之，有嬰兒出焉，則收而養之。及年十餘歲，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異，推尊之，至是立爲君焉。辰人謂瓠爲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爲姓。』

新羅古代王位朴、昔、金三姓互傳，同書於記朴姓始祖傳說後，又記昔姓始祖傳說云：

『脫解尼師今，立時年六十二，姓昔，妃阿孝夫人。脫解本多婆那國所生也，其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初其國王娶女國王女爲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棄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並寶物，置於櫝中，浮於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國海邊，金官人怪之不取，又至辰韓阿珍浦口，是始祖赫居世在位三十九年也。時海邊老母，以繩引繫海岸，開櫝見之，有一小兒在焉，其母取養之。及壯身長九尺，丰神秀朗，智識過人，或曰：此兒不知姓氏，初櫝來時，有一鵲飛鳴而隨之，宜省鵲字，以昔爲氏，又解韞櫝而出，宜名脫解。』

同書又記金姓始祖傳說云：

『王夜聞金城西始林樹間，有雞鳴聲。遲明遣瓠公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枝，白雞鳴於其下。瓠公還告，王使人取櫝開之，有小男兒在其中，姿容奇偉，上喜謂左右曰：此豈非天遺我以令胤乎，乃收養之。及長聰明多智略，乃名閼智，以其出於金櫝，姓金氏，改始林名雞林，因以爲國號。』

我們從上面的傳說，發現一共同之點，就是朴、昔、金，三姓之祖都是卵生；金姓之祖降臨，亦有白雞鳴於其下，仍不外卵生說的蛻化。這正是我東北古代諸部落普遍流行的傳說。又謂昔姓的由來，由於『有一鵲飛鳴而來，宜省鵲字，以昔爲氏。』可知此種傳說，是漢字傳播以後才完成的。文獻可考者，漢字至四世紀下半葉始輸入半島南部。（註五〇）足證此種傳說完成時間，已是五世紀的事。而三姓之中，昔脫解由海外飄來，正反映新羅人種和漢江以北的高句麗族不同，已非單純的扶餘族，而是一種新的混合種族。其中除土著和自海外的移民外，也有從華北避亂南下的漢人。原來新羅爲辰韓的後身，辰韓又名「秦韓」，後漢書東夷傳云：

『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

又高麗史家金富弼說：

『又聞新羅人自以少昊金天氏後，故姓金氏。（原註：見新羅國學博士薛因宣撰金庾信碑，及朴居勿撰姚克一書三郎寺碑文

（古史曰：秦漢亂離之時，中國人多竄海東，則三國祖先，豈其古聖人之苗裔耶？）（註五一）
這些傳說，都反映着漢人與新羅建國有很密切的關係。

四

（甲）鴻龐氏傳說

越南開國的始祖，相傳與中國民族同出一源。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卷一鴻龐紀，載有涇陽王、貉龍君、雄王三人的傳說：

『涇陽王（原註：諱祿續，神農氏之後也。）

壬戌元年，初，炎帶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嶺，接得婆僊女生王。王聖智聰明，帝明奇之，欲使嗣位，王固讓其兄，不敢奉命。帝明於是立帝宜爲嗣，治北方；封王爲涇陽王，治南方，號赤鬼國。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龍，生貉龍君。（原註：按唐紀，涇陽時有牧羊婦，自謂洞庭君少女嫁涇川次子被黜，寄書與柳毅奏洞庭君，則涇川洞庭世爲婚姻，有自來矣。）

貉龍君（原註：諱崇續，涇陽王之子也。）

君娶帝來女，曰嫗姬，生百男（原註：俗傳生百卵）（註五二），是爲百粵之祖。一日，謂姬曰：我是龍種，爾是仙種，水火相尅，合併實難。乃與之相別，分五十子從母歸山，五十子從父居南，封其長爲雄王，嗣君位。

雄王（原註：貉龍君之子也，都峯州，今白鶴縣是也。）

雄王之立也，建國號文郎國。其國東夾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烏孫國即占城國，今廣南是也。……其曰文郎，王所都也。……世世以父傳子曰父道，世主皆號雄王。時山麓之民，見江河濮水皆聚魚蝦，爲蛟蛇所傷，白於王，王曰：山蠻之種與水族實殊，彼好同惡異，故有此病。乃令人以墨跡畫水怪於身，自是蛟龍見之，無咬傷之害。百粵文身之俗，蓋始於此。』

上述傳說，越史略及安南志略皆不載，大越史記全書爲十三世紀黎文休原編，十五世紀吳士連補編，而黎文休的大越史記，亦無此項記載。大越史記外紀全書洪德十年（一九七九）序文有「增入外紀一卷」字樣，大概就是此時將鴻龐紀加入的。但無論何時編成，這是越南流傳已久的傳說，應無可疑。越人自稱炎帝神農氏子孫，正說明中越兩大民族同出一祖。國語晉語云：

『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姓姬，炎帝姓姜。』

黃帝炎帝爲兄弟，越人自稱炎帝後裔，正象徵中越爲兄弟之邦。中國古籍亦屢載五帝時代中越已發生密切關係，如尚書堯典：

『申命羲叔，宅南交。』

墨子節用篇：

『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莫不賓服。』

淮南子主術訓：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

越人相傳神農三世孫帝明，先在北方生一子，旋嗣位爲中國之君，及巡遊南方至五嶺，又與嫫仙女結合，生涇陽王，是即越南首啓封疆的遠祖。帝明代表北人，嫫仙女代表南人，正反映中越南北兩大族的接觸混合。「嫫仙女」似從嫫女星名蛻化而來，史記天官書以牽牛，嫫女配於揚州，張守節正義云：

『須女四星，亦嫫女，天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爲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而斗牛爲吳之分野也。』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云：

『粵地，牽牛嫫女之分野也。』

說明南方揚越，爲嫫女星之分野，反映越人由今長江流域逐漸南遷，至五嶺以南而立國。至於國號赤鬼，大概是據陰陽家學說，南方屬火，火色赤，故以赤鬼爲國號。帝宜與涇陽王爲兄弟，帝宜是兄，涇陽王是弟，正說明文化有先進後進之分。

涇陽王娶洞庭君女神龍，生子曰貉龍君，似乎反映越人南遷後與南方土著的接觸混合。中國關於龍的傳說，由來甚古，如易經開始就一再提到「潛龍勿用」、「見龍在田」、「羣龍無首」，左傳昭公十七年謂「太皞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越南遠祖名貉龍君，並自稱龍種，正反映中國文化的影響。貉龍君娶帝來女嫫姬生下的百子，便是百粵之祖。後來貉龍君因自己是龍種，帶有水的性質，嫫姬是仙種，代表火的性質，水火相尅，不可能長久相安，所以分五十子從母歸山，而自携五十子居南，封其長子爲雄王。雄王便是越南的開國之君。這傳說可能反映着越南的越族（即淮南子人間訓所謂西嘔）自嶺南的越族分出的史影。帝明是北方漢人，嶺南出生的涇陽王成爲混有土著血統的越族，而更往南遷的雄王，則已是道道地地的越人，所以以居留嶺南的越人爲仙種，而以遷入越南的越人爲龍種。至於所傳文郎國的疆域，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應該是百越時代的活動區域，又謂「南接占城國」，則已屬雄王開國後的活動區域。

嶺南撫怪列傳（註五三）所載的鴻龐氏傳說，與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大不相同。同書卷一鴻龐氏傳云：

『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於五嶺，接得嫫娘之女，悅之納而歸，生祿續，容貌端正，聰明夙成，帝明奇之，使嗣帝位，祿續固讓，於是帝明立帝宜爲嗣，以治北地，封祿續爲涇陽王，以治南方，號其國爲赤鬼國。涇陽王能入水府，娶洞庭君子曰龍女生崇覽，是爲貉龍君，代父以治國，涇陽王不知所終。龍君教民耕種農桑，始有君臣尊卑之序，父子夫婦之倫，或時歸水府，而百姓晏然，民或有事則呼貉龍君曰：逋胡不來而救我輩，南人呼父曰逋始此，龍君卽來，其威靈感應，人莫能測。帝宜傳帝來以北方，天下無事，因思及祖南巡接得仙女之事，乃命臣蚩尤代守國事，而南巡赤鬼國，見龍

君已歸水府，國內無君，帝來乃留愛妾嫗嫗與部衆侍婢，居於行在，而周流天下，遍見形勝，見其奇花怪草珍禽異獸犀象玳瑁金銀珠玉椒桂乳香沉檀等物，山散（珍）海錯無味不有，又四時氣候不寒不熱，心慕之而忘返。南國人民苦於煩擾，不得安帖如初，日夜望龍君之歸，乃相率揚聲呼曰：「速在何方，當速來救。」龍君倏然而歸，見嫗嫗獨居，容貌絕美，龍君悅之，乃化作一好兒郎丰姿美麗，左右前後侍從衆多，歌呼之聲達於行在，嫗嫗見之，心亦悅從，龍君迎歸於龍裝岩。及帝來還，不見嫗嫗，命羣臣遍尋天下，龍君有神術，變見百端妖精鬼魅龍蛇虎象，尋者畏懼不敢搜索，帝來乃北還。再傳至帝榆罔，與黃帝戰於阪泉，不克而死，神農氏遂亡。龍君與嫗嫗相處，期年而生一胞，以爲不祥而棄諸原野，過七日，胞中開出百卵，一卵一男，歸而養之，不勞乳哺各自長大，智勇俱全，人皆畏服，謂之非常之兄弟。龍君久居水府，母子獨居，思歸北國，行至境上，黃帝聞之懼，分兵禦塞外，母子不得北歸。日夜呼龍君曰：「速在何處，使吾母子悲傷。」龍君忽然而來，遇於襄野，嫗嫗泣曰：「妾本北人，與君相處生得百勇，無由鞠養，請與君從，勿相遐棄，使爲無夫無父之人，徒自傷耳。」龍君曰：「我是龍種水族之長，爾是仙種地上之人，本不相屬，雖陰陽之氣合而有子，然方國不同，水火相尅，難久居，今爲分別，吾將五十男歸水府分治各處，五十男從汝居地上分國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關，無得相廢。百男各自辭去，嫗嫗與五十男居於峯州，自推尊長，其雄長者爲王，號曰雄王，號文郎國。……」

嶺南撫怪列傳（以下簡稱列傳）比大越史記外紀全書（以下簡稱全書）詳細得多，可看出傳說由簡而繁的演變過程，證明列傳較爲晚出。列傳將嫗嫗仙女改爲「嫗娘之女」，並增加了帝來南巡的故事。據說帝明立帝宜爲嗣，以治北地，封祿續爲涇陽王，以治南方。涇陽王傳位貉龍君，貉龍君「教民耕種農桑，始有君臣尊卑之序，父子夫婦之倫」，這是全書所無的，貉龍君的祖父原爲北人，正反映着中國文化的向南傳播。後來帝宜傳帝來以北方，天下無事，帝來想起祖父南巡故事，便命臣蚩尤代理國事，而南巡赤鬼國，恰好貉龍君已歸水府，帝來便留愛妾嫗嫗於行在，獨自四處遨遊，南國人民不堪煩擾，日夜祈禱貉龍君歸國。這正如山本達郎所指出，顯然以帝來爲外敵，而以貉龍君爲守護者。在越人熱望之下，貉龍君果飄然而歸，見嫗嫗容貌絕美，便設法誘拐嫗嫗而去。全書只簡單說「娶帝來女曰嫗嫗」，列傳却寫出一段曲折的誘拐故事。此種傳說也許早已存在，全書大概因爲搶奪他人愛妾載入開國神話，甚不雅觀，所以把它省略，改爲正式聘娶。（註五四）帝來派人到處找尋嫗嫗不得，便悄然北歸，再傳至帝榆罔，爲黃帝所滅。貉龍君與嫗嫗同居，旋生百卵，一卵一男，長大後智勇俱全，因貉龍君常歸水府，母子獨居，思歸北國，黃帝聞訊，即派兵到國境加以阻止。母子正在彷徨，貉龍君飄然而至，嫗嫗訴苦，求勿遠棄，長相廝守，貉龍君以水火相尅爲理由，要求分別，自率五十男歸水府分治各處，令嫗嫗與五十男居於峯州，其雄長者爲王，建國號文郎。我認爲這是反映越南境內的越族又再分化，貉龍君携五十男歸水府，乃象徵越族中的一支向更遙遠的南方沿海發展，而留居於峯州的雄王，便是相傳爲越南第一王朝的開國之君。總之，鴻龐氏傳說，是以中國歷史文化爲背景而創作的。

(乙) 安陽王傳說

涇陽王、雄王的傳說，荒誕無稽，而安陽王的傳說，則已有相當的歷史成分，如法國漢學家鄂盧梭 A. Aronson 撰秦代初平南越考，即認為是實在的人物（註五五），不過仍蒙着一層薄薄的灰塵，有待掃除罷了。相傳雄王開國後，傳十八世，至周赧王五十八年（前二五七），為安陽王所滅。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卷一蜀紀：

『初王（安陽王）屢興兵攻雄王，雄王兵強將勇，王屢敗。雄王謂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廢武備而不修，需酒食以爲樂。蜀軍逼近，猶沉醉未醒，乃吐血墮井薨，其衆倒戈降蜀。』

中國古籍亦有記載，如水經注卷三十七葉榆河引交州外域記曰：

『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

越史謂安陽王姓蜀，名泮，巴蜀人，（註五六）原爲蜀王子，充分反映出他與蜀國有密切的關係。原來蜀國爲一歷史悠久的古國，近在四川成都白馬寺出土的銅器，可證明它有很高的文化。周慎靚王五年（前三一六），秦王派張儀、司馬錯滅蜀國，周赧王四十五年（前二七〇），昭王復派司馬錯南征黔中。可能蜀國亡後，其遺族遺民在秦軍追擊下，沿牂牁江向南逃亡，輾轉戰鬥，終於據有北越而稱王號。鄂盧梭認為大越史記外紀全書謂安陽王在位五十年，即自周赧王四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前二五七—二〇八），與秦平南越設立象郡一事有所衝突，所以不予採信，而假定蜀王子略取東京之事發生在前二一〇至二〇七年之間。（註五七）我覺得不然，可能安陽王在秦始皇時據有的，只是象郡一隅之地，後來乘秦始皇死後之混亂，擴張勢力，纔據有象郡大部或全部。安陽王既據有象郡，毗鄰的南海郡尉當然不能坐視，於是有趙佗征安陽王的戰事。不過中越史籍記載這段故事，仍籠着一層神秘的氣氛。水經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記云：

『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縣屬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

越史記載安陽王亡國始末，尤爲詳細而富浪漫色彩。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卷一蜀紀：

『乙巳二年，其城（螺城）築畢旋崩。王患之，丙午三年（東周君元年），春三月，忽有神人到城門，指城謂曰：『工築何時成乎？』王接入殿上，問之，答曰：『待江使來，即辭去。』後日早，王出城門，果見金龜從東浮江來，稱江使，能說人言，談未來事。王甚喜，以金盤盛之，置盤殿上，問城崩之由。金龜曰：『此本山川精氣，前王子附之，爲國報仇，隱於七曜山。……』

山傍有館，館主翁曰悟空者，有一女，並白雞一隻，是精之餘氣，凡人往來至此夜宿必死，鬼害之也。……乞取白雞殺而祭之。雞殺，女亦死，即令人掘山，得古樂（器）及其骸骨，燒碎爲灰，散之江河，妖氣遂絕。自此築城不過半月而成，金龜辭歸，王感謝請曰：荷君之恩，其城已固，如有外侮，何以禦之？金龜乃脫其爪付王曰：國家安危，自有天數。……倘見賊來，用此靈爪爲弩機，向賊發箭，無憂也。王命臣臯魯（原註：或云臯通。）造神弩，以爪爲機，名曰靈光金爪神弩。……辛卯四十八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它遣子仲始入侍宿衛，求婚王女媚珠竊觀靈弩，潛毀其機易之，託以此（故）歸省親，謂媚珠曰：夫婦恩情不可相忘，如兩國失和，南北隔別，我來到此，如何得相見？媚珠曰：妾有鵝毛錦褥，常附於身，到處拔毛置歧路以示之。仲始歸以告它。……癸巳五十年（秦二世胡亥二年），……它發兵攻王，王不知弩機已失，圍棋笑曰：它不畏吾神弩耶。它軍逼近，王與弩已折矣。尋走敗，坐媚珠於馬上，與王南奔。仲始認鵝毛追之。王至海濱，途窮無舟楫，連呼金龜速來救我。金龜湧出水上，叱曰：乘馬後者是賊也，盡殺之！王拔劍欲斬媚珠，媚珠祝曰：忠信一節爲人所許，願化爲珠玉，雪此讐耻。王竟斬之，血流水上，蛤蚌含入心，化成明珠。王持七寸文犀入海去。仲始追及之，見媚珠已死，慟哭抱其屍，歸葬螺城，化爲玉石。……仲始懷惜媚珠，悲想不自勝，竟投身井底死。後人得東海明珠，以井水洗之，色愈光瑩。」

中越史籍皆謂安陽王有神弩，故所向無敵，當初趙佗也對他無可如何，後來趙佗命兒子趙始私通王女媚珠，伺機破壞了神弩，才把安陽王擊敗。這段故事雖然披上了偽裝，其實是不難解釋的。雄王時代的越人，大概還是用的石器，蜀人因早已進入青銅時代，挾着進步的青銅製的弩機、銅簇侵入，越人當然無法抵抗，所以終於被他征服。但後來安陽王又遭遇了文化更高的敵人。趙佗原爲河北眞定人，中原早已進入鐵器時代，安陽王的青銅武器，當然無法對抗趙佗的鐵製武器，所以終被趙佗征服。不過後人以同情弱者的心理，却虛構了一幕莫須有的美人計。又越史謂安陽王築螺城隨築隨崩，得金龜驅鬼滅妖而後城固，這個故事，似反映着蜀國的進步的築城術之輸入越南。據華陽國志卷三蜀志，秦惠王時張儀築大城（成都城），屢築屢壞，有大龜自江中出旋繞行走，便依龜行處築城，終於成功。成都平原和東京平原同是江河沖積而成，自然適用同樣的築城術。可能越人當初也會在原地屢謀築城均歸失敗，後來蜀人侵入，利用其過去築城的經驗一築即成，所以越人感到奇怪演爲此種神話。又越史創造安陽王之女媚珠與趙佗之子趙始一段纏綿悽愴的悲戀故事，似乎也是意味深長。清人袁枚有詩曰：

『趙王父子開邊界，賴種蘭桂一朵花。銅弩三千隨婿去，女兒心太爲夫家。』

的確，越國王女爲什麼不幫助父王，而幫助父王的敵人南越青年？也就是說，越國王女爲什麼不忠於本國，反而更嚮慕南越？我認爲這反映着越人對中國勢力的南下，固然有點不愉快，可是對中國的優美文化，却有更深切的愛慕，所以以悲戀的方式表達其情感，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

五

我們檢討日韓越的開國傳說之後，發現無一不與中國歷史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1. 日本方面，神武開國傳說，分開天關地、天孫降臨、神武東征三部分，所述天神地祇多不脫中國的神話與思想的影響，天孫降臨似乎反映着中國水稻輸入的史影，神武東征與即位則是參考漢籍而製作的；吳泰伯後裔傳說，謂日人爲泰伯後裔，固然無稽，但謂日人中有若干吳人成分，却不能不說是事實；徐福東渡傳說，由於文獻不足，固無法證明徐福抵達日本，但徐福既有海外殖民的計劃與決心，則抵達日本也並不是不可能的，而日本所以盛行徐福傳說，當由於「秦人」宣傳的結果。

2 韓國方面，檀君開國傳說，是以中國歷史文化爲背景，穿插以韓國氏族社會的酋長傳說而製作的；箕子開國傳說，雖未必實有其人其事，至少反映朝鮮最早的原始國家爲漢人所建立；高句麗建國傳說，反映我東北境內的扶餘族南下建國的史實；百濟建國傳說，反映扶餘族的一支更往半島南部建國的史實；新羅建國傳說，朴昔金三姓之祖都是卵生，與我東北宗族卵生傳說一脈相通，說明新羅建國也受到中國文化的複雜影響。

3. 越南方面，鴻龐氏傳說，說明越人也是炎黃子孫，反映着我國百越的一支南下建國的史實；安陽王傳說，則反映着我蜀國遺民南下建國的史實。

(註一) 日本寬文丙午年(一六六六)重刊東國通鑑林鵠峰序。

(註二) 東國通鑑外紀檀君朝鮮引。

(註三) 安南志略卷第一總序。

(註四) 舊事本紀亦名先代舊事本紀，學者公認爲平安後期的偽書，唯其中天孫本紀與國造本紀二編，似係古代流傳的口碑，不無參考價值。

(註五) 見紀記論究神代篇一創世紀頁五五至六九。

(註六) 古事記云：『天浮橋爲天地之間諸神降臨之通路，其橋浮於空中，故名浮橋。』知名抄云：『魏略五行志有洛水浮橋，但天浮橋則異，因非浮於水上也。』但我認爲天浮橋應該是由洛水浮橋聯想而來。

(註七) 見日本神武開國新攷頁八〇—八七。

(註八) 詳見拙作中國農業文化對於日韓越的影響(師大學報第十二期)。

(註九) 見日本書紀卷第三神日本磐余彥天皇。

(註一〇) 參閱津田左右吉古事記及日本書紀の研究。

(註一一) 神武等諡號爲何人所撰，說法不一。史家多認爲文章博士淡海御船所撰，如釋日本紀云：『神武等諡名者，淡海御船奉勅撰也。』御船生於元正天皇養老六年（前七二二），死於桓武天皇延曆四年（七八五），日本書紀成書早於御船，故書中未用漢文諡號，而稱神武天皇爲『神日本磐余彥天皇』。

(註一二) 藤井貞幹衝口發云：『神武天皇辛酉年，決非周惠王十七年辛酉，……應爲前漢宣帝神爵二年辛酉（前六〇），要比周惠王遲六百年。』

(註一三) 見那珂通世外交釋史卷一上世紀年考（那珂通世遺書）。

(註一四) 西村眞次據高句麗好太王碑所載倭人於西元三九一年渡海征百濟新羅的史實，主張『日本國家的成立，可視爲西元四世紀晚期，但有外征的實力，總要相當的年數，所以其建國視爲二三世紀之間最爲妥當。』（日本文化史概論頁一六五）。

(註一五) 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日本紀事二八三頁。

(註一六) 我が神代に於ける中華大陸との關係擬說，載一九五九年史窗第十五號。

(註一七) 見日支交渉史話第二章。

(註一八) 見建國とその由來頁六五、六五。

(註一九) 見四部叢刊初編雲笈七籤卷二六頁一九四。

(註二〇) 見歐陽文忠公全集第五四卷七頁。

(註二一) 絕海詩云：『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蕉堅集）中山久四郎

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三一頁引有此詩及明太祖和詩。

(註二二)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十五四裔三日本，『國人多複姓，有單姓者，則秦時徐福齋五百童男女入海，爲始皇求仙無所得，懼不敢歸，避居焉，今其裔也。徐福所居地，猶名徐家村，塚在熊指（野）山下。』

(註二三) 仁井田好古的徐福碑文云：『後之視古，其猶月夜望遠耶！視其有物，不能審其形，以爲人則人矣，以爲獸則獸矣，以爲石則石矣。雖其形不可定，而其有物也信矣。求諸熊野、新宮之地，有徐福墓。又其墓側有七塚，相傳葬徐生所親信者，或曰瘞其所齋。考之國籍，長寬勘文引熊野社記曰：『往昔甲寅年，天台山王子信之舊跡也。』社記又曰：『漢司符將軍嫡子眞倭勸請權現於榎木』。又曰：『孝昭帝時，南蠻江賓主乘船而來，會惡風而船壞，獲免者僅七人，三人者造船還本國，留而事神者四人，取魚供權現祠，子孫繁昌，遂爲新宮氏人。』上古悠邈，形影難追，其存沒多少，誰得詳之？宜乎或以爲王子信，或以爲漢司符將軍，或以爲南蠻江賓主，豈非月夜望遠之說乎哉？當此之時，皇國未有漢字，後人得之曖昧而筆之，雖其名稱不相

合，而其斥徐生必矣。』(原文)

(註二四) 見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三一頁。

(註二五) 見日本全史頁一一。中華書局出版。

(註二六) 見日本研究一卷三號。

(註二七) 見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第一冊頁二二九、二三〇。

(註二八) 見自由中國第十六卷第四期及第十八卷第十一期。

(註二九) 董作賓先生有檀紀和中國古史年代一文，談檀君紀元問題，見中韓文化論集(一)。

(註三〇) 見朝鮮史講座小田省吾朝鮮上世史頁九五、九六。

(註三一) 見李丙燾國史大觀中譯本頁二一。

(註三二) 參閱小田省吾朝鮮上世史頁九九、一〇〇。

(註三三) 中國典籍都未載明箕子都於何處，山海經僅謂『朝鮮在列陽』，郭璞注云：『朝鮮，箕子所封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因此，關於箕子國都究在何處，異說頗多，請參閱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第一冊頁一五一—一五九。

(註三四) 平壤箕子陵，相傳埋有箕子的劍和冠，係高麗肅宗七年所發現者，於豐臣侵韓之役遭受破壞，今所見者，爲光緒十五年所重修。

(註三五) 參閱幣原坦朝鮮史話頁五三—五六。

(註三六) 成宗實錄卷二十壬辰三年(一四七二)七月乙巳條：『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

(註三七) 世宗實錄卷四十戊申十年四月辛巳條。

(註三八) 成宗實錄卷二百八十五癸丑二十四年十二月丁巳條。

(註三九) 光海君日記卷五十二壬子四年四月辛卯條。

(註四〇) 見稻葉岩吉朝鮮史開國說話頁七。

(註四一) 見三品彰英朝鮮史概說神話與時代精神頁三〇、三一。

(註四二) 見青柳南溟朝鮮四千年史箕子朝鮮頁一二—一九。

(註四三) 見傅斯年先生東北史綱第一卷古代之東北頁三四。

(註四四) 見那珂通世外交繹史高句麗考頁九九、一〇〇。

- (註四五) 見金澤庄三郎日韓古代地名の研究。
- (註四六) 見那珂通世外交釋史百濟考頁一三六。
- (註四七) 詳拙作從歷史上看中國風俗對日韓越的影響(師大學報第十期)。
- (註四八) 魏書百濟傳。
- (註四九) 續日本紀卷四十延曆九年條。
- (註五〇) 東國通鑑卷四：『近肖古王二十九年(三七四)，百濟以高興爲博士。百濟自開國未有文字，至是始有書記。』
- (註五一) 三國史記卷二十八。
- (註五二) 松本信廣上代インド支那安南の神話，謂從安南語音考察，男(nan)是卵(ncan)之音轉，因而斷言涇陽王傳說與卵生說有關。(世界文化史大系上代支那及びインド頁二四八)
- (註五三) 嶺南撫怪列傳，有洪德二十三年(一四九二)武瓊序文，據稱作者不明，書名爲其本人所題，內容皆作者採自以前典籍。共三卷，第一、二卷二十三傳，係原作，第三卷爲後人補作，鴻龐氏傳置於第一卷之首，應該是洪德二十三年以前記錄下來的。山本達郎認爲這傳說來源頗古，或可溯至陳朝末年以前，又謂將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和嶺南撫怪列傳加以比較，前者簡單，後者複雜，可能後者是由前者發展而成。(印度支那の建國說話，史學會編東西交涉史論頁二七一)
- (註五四) 東西交涉史論頁二六七—二六八。
- (註五五) 見鄂盧梭著馮承鈞譯秦代初平南越考頁七一—七五。
- (註五六) 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卷一蜀紀。
- (註五七) 秦代初平南越考頁七四。

此稿係接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而完成，特此致謝。